

张瑞麟◎著

第二部

爹

Father And Mother

瑞麟白是

娘

作家出版社

张瑞麟◎著

第二部

爹娘

Father And Mother

瑞麟
白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爹娘 / 张瑞麟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63-7355-5

I. ①爹…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3355 号

爹娘 (2册)

作 者: 张瑞麟

责任编辑: 朱 竞 江小燕

装帧设计: 郑瑞岭 崔莹莹

插 图: 张爱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5 × 250

字 数: 870 千

印 张: 63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55-5

定 价: 88.00 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天下的父亲母亲

张瑞麟◎著

第二部

爹娘

Father And Mother

瑞麟
白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爹娘 / 张瑞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63-7355-5

I. ①爹…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3355号

爹娘 (2册)

作 者: 张瑞麟

责任编辑: 朱 竞 江小燕

装帧设计: 郑瑞岭 崔莹莹

插 图: 张爱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5 × 250

字 数: 870千

印 张: 63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55-5

定 价: 88.00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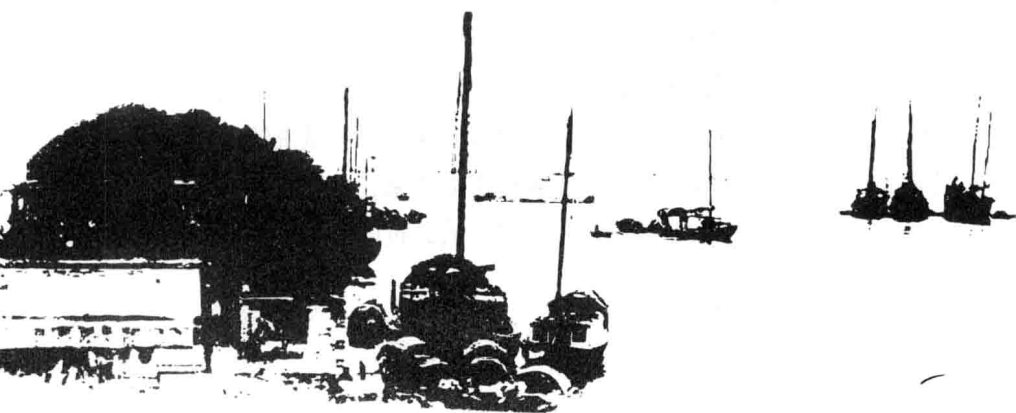
我要同等地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

第一章

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
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
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



塘沽去往大连的海面上驶载着一艘日本货轮。

床舱里的人们经受了一夜在海岸码头的等待和狂风暴雨饥寒交迫的折磨，刚刚在轮船里消停下来，轮船开始平稳地航行在这一望无际的蓝色的海面上，慢吞吞行驶着。遥远的东方展开一片银色的幕帘，太阳少许的脸儿似露非露，这虽未完全显露的红红的圆圆的脸儿光芒四射，很快跃出海面，蔚蓝色的大海和乳白色的东方瞬时变成了红色水世界。月亮知趣而悄无声迹地走开了，像是在太阳面前总是个弱者一样，月亮的离去和太阳的升起，使得咆哮了一个夜晚的海浪瞬间平静下来，偶尔看见几只渔船升起风帆驶向远方，开始了一天乃至十天半月的远航捕鱼。此刻，景涛一家人和二百多乘客所乘坐的这条货轮像一个没有吃饱饭形单影只无依无靠的流浪儿在无精打采有气无力晃悠悠漂流在阔大的海面上。

不管船上人们心情如何，这艘大家伙依然故我不温不火地在海面上飘摇着。船上乘客大都是第一次乘坐海轮，开始时人人都是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唯恐被落下，待安排好“座位”在地板上铺好被褥，各自确定自家的位置后就纷纷来到甲板上，挤到一个便于观赏的好位置，争相观看远眺宏伟壮观的大海，那正在窜出海平面的太阳，那被太阳染红的整个海面。

轮船在行驶着，船尾翻卷起两条“人”字形的波浪和相继欢快窜起的一条条大大小小的鱼儿，也是大人尤其是孩子们长久不愿离去一直驻足观赏的一个特别的场面。

“快看，大鱼跳出来啦！”随着一个男孩子惊奇的叫喊声，大家随即把眼光投向船尾“人”字形的两条浪峰中间，看到不时窜出的一条，两条，多条一两尺长的大鱼，一条条肥大的鱼儿欢快地在海面上打着滚，带来从单个到成行的闪闪发亮的银光，给沉寂的海世界带来几多生机活力，更给背井离乡愁苦万端的人们带来些许欢乐，当然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最新奇最新鲜最大的快乐。

“快看，那边都红了！”一个童稚声惊呼起来，只见那孩子用小手指着东方的天空和海面，把大家的眼光引过去——好壮观啊，平日只有在暴风骤雨过后才会产生的彩虹奇观，现在竟如此大面积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让船上的人们不可理解，每个人的脸上都显现出无比惊喜和激动的表情。

景涛一家老小扶着船甲板上的栏杆，凭栏远眺，越发不可思议地看到原来地球上还有这么多的水，还有这么大的海洋，海洋上还有这样瑰丽壮观的万千气象！一时间，一家人好像已经把逃荒逃难逃命中一路的惊恐忧愁和辛苦疲惫统统遗忘了脑后。景涛爹娘那过早爬满生活苦痛皱褶的脸上顿时舒展开来，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笑容。小石头在娘的怀里瞪大了眼睛，看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水世界，不停地

伸出小手指向远方：

“看，那，那，那——”

爱莲一刻不敢放松抱着宝贝儿子，在和全家共享这大自然带给他们的美好景色。

渐渐地，火球一样强势的太阳使得东方绚烂的彩虹默然退去，东方，以至整个天空从火红到晶莹透亮，从晶莹透亮到光芒四射，俄而彩虹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间，只有浩淼的大海上泛起的一层推一层的浪花时而闪出亮色，时而幻出银光，还有那些不时在船的左右和尾翼窜出的鱼儿欢快地在海面上翻滚，激闪出片片银色的磷光。除了这些，人们视力所及是水天一色的白茫茫水世界，还有不时溅上船甲板的略带腥咸味道的海水与颠簸起伏得越来越厉害的船体。

轮船像只老黄牛似的闷头行驶着，海上的温度越来越低，人们开始感觉到凉爽以至于寒冷了，甲板上的人们相互搀扶着陆续走回了船舱。爱莲紧紧抱着小石头——大儿子永昌在自己手上的失去使她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前车之鉴使爱莲不敢对儿子再有一点点疏忽。景涛搀扶着脚伤初愈的娘，只有景涛爹一直坐守在自家物品旁不敢须臾离开。过了好一会儿，一家人才都回到靠近船窗口的一个角落，聚到了一起。

从天津到塘沽连续两天两夜的行走，景涛一家人的疲乏困顿已到极限。刚刚看完海上的美景，带着无限的兴奋和新奇，也带着隐隐的茫然和忧虑，一家人相互依靠着睡熟了。

货轮在海面上忽上忽下忽起忽落地行驶着。突然，船身陡起一个巨大的倾斜，使刚刚坐稳的乘客们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有的倒在地上，有的滑向另一边，人和人，人和货物在相互撞击，女人尖厉的惊叫声，孩子惊恐的哭喊声顿时乱成一团。爱莲惊悚地抱着小石头，小石头一双小手紧紧搂住娘的脖子，头紧紧靠在娘的身上，吓得不敢大声喘气。又一个巨浪袭来，刚刚右陡的船体整个又向左侧倾斜，惊魂未定的人们，那些刚刚被甩到船体右边的人们尚未来得及站起或爬回，又被新的倾斜甩倒，人们互相挤压着，呼叫埋怨声乱成一片。

景涛一家五口人紧紧地簇拥在一起。船体左右翻腾，人们开始感觉内脏不适了！最早出现不适的是景涛娘，只见她脸色苍白，一只手抓住身旁的一根铁柱，一只手紧紧地捂着胸口控制着不呕吐出来。海上的风越来越大，海浪在不停地袭向船体，势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整个船体像一个失去牵连的浮叶，忽而被巨浪推到峰顶，忽而被狠狠地摔入浪谷，每次推上摔下，都要听到整个船舱里人们歇斯底里的惊恐呼叫。场面持续了一个多钟头，乘客们各种不适相继出现了：有丢失孩子的母亲在拼命地喊着：“兰兰，我的兰兰！”“铁蛋，铁蛋你在哪里？”；有怀孕未

到产期而早产的，顾不上拦起遮羞布，婆婆就直接把孩子接出，用手指头掐断母亲与孩子相连的脐带，刚出生的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有晕船近乎昏厥的，恶心呕吐控制不了跑到船甲板栏杆上趴在那里“哇哇”呕吐起来，丈夫和婆婆在旁边死死抓住其衣襟，生怕失控跌入海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爷爷，躺在甲板上，发出微弱的声音在呼叫着儿子和老伴儿，可是儿子老伴儿都在巨大颠簸中痛苦挣扎，根本无法听到老人那临终前细若游丝的呼叫，老人在无助中头一歪，断了气。过了好一会儿，老伴儿和儿子发现了，哭喊声顿时响遍了船舱。船主人派两个身强力壮的船员，同老太太和老人的儿子小声商量后，给老人简单擦洗一下，穿好衣服和鞋帽，一家人跪在老人身旁，老伴儿趴在老人身上，哭喊着，诉说着，万语千言无法道尽。两个船员拉开扑在老人身上的亲人们，将老人抬起，来到船尾，把老人投入茫茫的大海中。

这样的“海葬”，看得景涛一家人张大了嘴，瞪直了眼，一时不知说啥是好，这是景涛一家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处理病故老人的办法，令他们感到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苍凉，那么的恐惧，顿生对人生命运无定的凄楚，对世间百态无奈的悲凉。

过了两个多钟头，乌云渐渐散去，风力开始减弱，海面趋于平缓，船体停止剧烈颠簸，恢复了平缓航行。可是，经过前面三个多钟头剧烈的颠簸和突如其来晕船的折磨，很多年老体弱者出现了极度的不适，继前面死去的一个老人后，又有一个病情严重的七十多岁的老妇人死在船上，而后同前面那个老者如出一辙地被抛到大海里。

飘飘忽忽慢慢悠悠行驶的这艘大船像一个孤苦伶仃无人相援无人相助的游子在海面上漂荡，整个船舱忽而哭成一团，忽而乱成一锅，忽而死气沉沉，忽而整体骚动，一片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景况。景涛娘控制不住极度眩晕的感觉，用手示意景涛赶快把她扶到舱外边，来到甲板上，趴在栏杆上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婆婆呕吐刚刚止住，爱莲又急匆匆地放下孩子跑到甲板栏杆旁，止不住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爱莲这几天本来就舍不得多吃东西，肚子里没有什么食物了，呕吐出来的大多是清水，一阵阵倒海翻江地向外翻卷着，内脏简直翻了个个儿，实在吐不出东西了，只能一口一声地干呕！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半个多钟头，爱莲的干呕声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开始还能扶着栏杆站着，渐渐地双腿双手软了下来，向下瘫去，实在坚持不住了，一下子倒在景涛的怀里晕过去。景涛爹赶了过来，用大拇指在爱莲的人中用力掐，好一会儿，爱莲醒过来了，睁大了眼睛第一句话就是呼喊“小石头，俺的儿子呢？”幻觉中，爱莲又一次把宝贝儿子丢了！婆婆赶紧把小石头抱了过来，小石头扑在娘的怀里大声地哭着。爱莲却很

快出奇地镇静下来，哄着孩子向婆婆询问起刚才的经过来。

船舱渐渐安静了。人们很快进入饱经折磨后的平稳喘息阶段，一个个横七竖八有气无力地躺下睡着了。

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在茫茫大海里缓慢地行驶着。“呜——”一声低沉响亮的汽笛声，撕破了大海死一般的宁静。太阳西沉了。西方泛起了火红的霞光，落日的景象更加壮美。爱莲习惯性地往船舱里借着的灰朦朦的一点亮光站了起来，深情地看了看睡得香甜的儿子和身边刚刚睡着的丈夫景涛，再看看另一边的公婆，都已进入睡梦，便悄悄地走到了甲板上。她抬头远眺，看着远方太阳西沉时刻放射出的万道霞光，西边的大海被染得红彤彤的一片！

“啊，好美呀！”爱莲不禁脱口而出由衷的赞叹，她被眼前海面上升腾的红日壮美的光焰深深地吸引了，忘记了一夜晕船头昏呕吐痛苦折磨，忘却了几小时前的昏厥，忘却了肚子里颗粒不存的饥饿和浑身的疲乏无力，沉浸在大自然美妙造化中。此情此景，爱莲简直像是在睡梦里，是在儿时梦幻的故事中，在看着一场精美绝伦的“变戏法”，这个“戏法”变得也太太啦，大得包容了天，包容了地，包容了广阔无涯的宇宙空间，更包容了整个心！爱莲顿感自个儿的心胸在阔大，眼界在放大，眼睛亮堂起来，忽而又感到自个儿那么渺小，渺小的就像盘旋在海天之间的那一只只的海燕，不，还不如那只只海燕，人家海燕多么自由自在，而自个儿只能算个渺小脆弱的一条茫茫大海里的小鱼小虾！

爱莲在一种幻觉中，在一种莫名的欢愉中，在一种对未来美好憧憬中，过了许久才面带喜悦返回了船舱，倒在小石头身边搂着宝贝儿子睡着了。

突然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快看，前面那不是大连吗！”

“是，是大连，好了，到大连啦！”

人们个个踮脚眺望，抑制不住激动呼喊起来。

沉寂了不到两个时辰的船舱又重新喧闹起来：有大人寻找孩子的，有给孩子把尿拉屎的，有来到水池子旁打开水龙头洗脸漱口的，有排着队在厕所前等待解手的……每个人的表情又是那样的不同，简直是千奇百怪：有的张开双臂长长地舒缓了一口气，像是度过了一道“鬼门关”般庆幸和喜悦；有的仍旧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万般痛苦中，红肿的眼睛黯然无光，走起路来有气无力，茫然不知所措地呆望着远处的天空、近处的大海还有天上那翻滚的云彩以及自由自在展翅翱翔的海燕；有的神情呆滞，知道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可又是一脸茫然：为啥要到那里，到那里要做些啥，在新的地方怎么生存？自己和家人的归宿在哪里……大人们的问题多多，

只有孩子们是天真快乐的，他们还不懂得人间的苦难和忧愁，不明白还有多少苦痛灾难在等待着爹娘和自己，他们只有尽情地享受着这天，这海，这船，这海浪，这雄鹰，这鱼儿，这万千缤纷的大自然带给他的各种各样的喜悦和快乐。

人们没有想到，大海也好像是个没成年的孩子：没有了太阳的关照，就变成了桀骜不驯的烈马，忽而狂奔，忽而激荡，忽而尽享水的欢愉；可太阳蹿升起来后，又立马变得像只温顺听话的小绵羊，在乖乖地平心静气地走着，一点大浪也不敢翻卷，变成了一个乖顺的“小女孩儿”！可天一阴，乌云一旦遮住太阳，它就会立时变脸。难道大海也有理智有情感？难道大海也有喜怒哀乐？难道大海也像个不成熟的孩子那样情绪变化无常？景涛和爱莲不解，在向老天和大海“询问”。

“可能吧，古书上讲，万事万物都有灵性，都有情感，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景涛这样向爱莲解释着。

爱莲看着茫茫无际的大海一个人沉默不语在想着什么。

就要靠近大连这座车马喧阗的大城市了。远远望去，大连码头上灯火辉煌，一个个高大的木架子立在岸上，一艘艘巨大的轮船停泊在岸边。远处一排排三两层高的红色楼房影影绰绰地矗立在岸边上。

轮船离海岸越来越近，船速明显减慢，再减慢，靠近岸边停了下来。大家看到期盼已久的海岸，舱内每个人都喜形于色，孩子在拍手跳着喊着：

“到大连了，到大连了！”

轮船终于靠了岸，停了下来，船舱大铁门打开了，连接上登岸的跳板。景涛一家人长长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平安到了大连！他们七手八脚收拾好所带的物品，抱着小石头，互相搀扶着走下轮船，登上了岸。

景涛一家人与二百多疲惫不堪的同船旅客相继走出了船舱。站在海岸，回头留恋地看着这艘巨大的船只和承载着大家伙安全到达目的地那无边的大海以及接连涌起的排排巨浪，不知是看得痴迷流连忘返，还是一时不知是朝哪个方向走去才是收留自己的地方。太阳落下海了，天色转暗，很多人一时茫然了。景涛一家人也不禁心情焦虑起来。

这时，一个身着花格旗袍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笑容可掬地：

“叔婶兄嫂们，一路辛苦了！俺也是从河北逃荒过来的老乡！”

这个胖胖的妇女，真是会做生意，一句话就拉近了和客人的距离。她抓住刚刚登岸的人们漂泊在外内心极度渴望得到故乡亲人和可依靠的熟人帮助的心理，说出了让人心里一热的话语——逃荒在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再恰切不过地形容出此刻景涛一家人和每个背井离乡的乡亲们的心境。这个能说会道的胖媳妇

看着眼前景涛这一家子“河北老乡”的状态，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现在的需求，笑呵呵嘘寒问暖起来：

“看叔婶和孩子这疲劳的样子，俺真是好心疼呀！你们长时间赶路坐船，一准儿是又苦又累，既没有吃好，也没有睡好吧？”她看了看趴在爱莲身上的小石头：

“啧啧，你看呀，这胖小子多可爱呀，圆圆的白净的大脸庞儿，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多机灵聪明啊！不过也够可怜的呀！该睡觉没有睡觉的地儿，该吃饭没的可吃，看这孩子又饿又困的！唉，真是叫人心疼啊！”转过来看着景涛爱莲说：

“哎，其实咱们这也是缘分，要是叔婶弟妹们不嫌弃，就到俺家一个出租的房子先住下来吧，俗话说的好，‘百万买宅，千万买邻；择得好邻，胜得千金。’就放心到俺家住下来吧，俺家四邻八方可都是好人呀！”

景涛接上一句：

“大嫂，这租金……”

“咳，先不用提租金，帮助老乡度过难关，这可是俺应该应分的！租金以后有多就多给点儿，有少就少给点儿，要是真的一时半晌儿凑不齐，就是白住也没啥！”胖媳妇说的很侃快，很大度，说得景涛一家人顾虑全消，情不自禁地跟着她来到距离海边一里多远的一片低矮平房区。

来到这平房，景涛爹娘心里都明白了，这是一片外地人初来乍到，刚下轮船举目无亲投身无靠暂且安身的地方，也是当地贫苦人聚居的贫民窟。房屋极其简陋，一间连着一间用单层砖石砌就，外面用黄泥糊抹的平房，在东北这每到冬季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地方多数人家的住房都是用双层红砖砌成的，这里一二十户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茅房，此时正值盛夏，茅房里的尿尿开始浓浓地发酵，释放着呛鼻的骚腥味屎臭味儿，茅坑里面涌动的长尾巴大蛆有成百上千只，蜂拥着“前仆后继”往上爬着，爬上来的绝大多数又滚落下去，个别“勇敢顽强”的大个头的大尾巴蛆冲了上来，在人们大便蹲下不到一分钟，那几只大家伙就会爬到你的脚上，再过一小会儿，它们长驱直入，爬到你的屁股上，任你打不得碰不得，只能赶快擦干净屁股再用软茅草把它们打掉，而孩子们没有手纸，索性在树枝上掰下根小木棍儿，先打掉屁股上的那个讨厌的大家伙，再“揩”一下屁股。到了傍晚，海风吹来，海风的腥咸味和茅房里的尿尿味交汇在一起，吹进附近一间间打开窗户的平房人家，人们在忍受着无法形容的味道的侵袭，不过久居于此，这里的人们似乎倒也感觉不到特别的难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路对面那鳞次栉比的三四层高的小洋楼，家家户户有着抽水马桶的花园式的小区里住着的外国人舒适阔绰，穿着绫罗绸缎，出入要么是高档汽车，要么是雇上三轮车代步，女人们还要打上花色遮阳伞，叼着

洋烟一步三摇地晃动着肥大的屁股，招惹人们的眼球。而在这个贫民区出入的人，身着补丁摞补丁的破旧衣衫，年纪大一点的人戴上一顶旧毡帽以遮风挡雨，孩子们大多只穿一件大一点的裤衩，既当衣又当裤；小一点的男孩儿干脆就光着屁股，身体和小屁屁都是黑黑的，就连那个宝贝小鸡鸡都是黑乎乎的。女孩子们天性喜爱干净，穿着洗得干净些带有补丁的衣衫，头上扎着一朵红色粉色蓝色紫色五颜六色的小花儿，在贫寒中没有失却爱美的天性。

景涛爹从怀里掏出几个铜钱给了那个胖妇人，一家人在一个极为简陋的小屋子里收拾干净住下了。

景涛一家人的大连生活——闯关东的第一站就这样开始了。

大连早上的太阳是伴随着海的波浪窜升起来的。这是景涛一家人来到大连后的第一个早晨。景涛早早被远处传来的惊涛拍岸的巨大声响震醒了。好奇心使他躺不住了，悄悄起身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循着海浪声传来的方向走去。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溜达中，不时停下来观看远处冒着浓浓黑烟的艘艘巨大的轮船，也看到了赶早的渔民们那一只只一排排风帆小船在向大海深处驶去，一只只捕鱼的小帆船和一艘艘巨大的客货轮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好像在嘲讽：这就是咱们国人的海洋力量与西方列强的比照。

景涛很快来到了海边。早潮退后，留下了很多蛤蜊贝壳银鱼儿虾蟹和海浪推上岸来的其他海物。许多当地人在天不亮就早早地拎着袋子来到海边，在退潮后捡拾着大海免费送来的海货，他们高挽着裤腿，赤裸着上身，光着双脚，在退潮后的沙滩上快速地捡拾着蛤蜊鲜贝及其他海货。

从小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地上长大，打小最多只是在池塘里游泳，后来虽然有了四五年的海河边的生活做事经历，可那只是看到十几米几十米宽的内陆河的景涛，今天，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从前天登上货轮的那一刻，尽管心里全无欣赏大海波涛和日出日落的“闲情雅致”，可毕竟观赏过了大海，前天今日海洋依旧，心情使然，此一时彼一时，心绪不同，看着浩瀚的大海，看着海面上的艘艘巨大的外国轮船和条条窄小的帆船，看着海天一色遥远的没有尽头的渺渺茫茫的海洋，景涛心里真的像昨天夜里的大海一样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很快又像早上太阳升起，波涛汹涌的海面顿时风平浪静，安静平稳得像只温顺的羔羊，心情豁然开朗，长时间压抑的心绪一下子舒缓了。

太阳越来越高越来越煦暖地悬挂在东方，映照在景涛疲惫和茫然的脸上，使他顿感暖意融融。景涛在信步走着，一边走，一边观赏着周边的景色，穿过了几条街道，